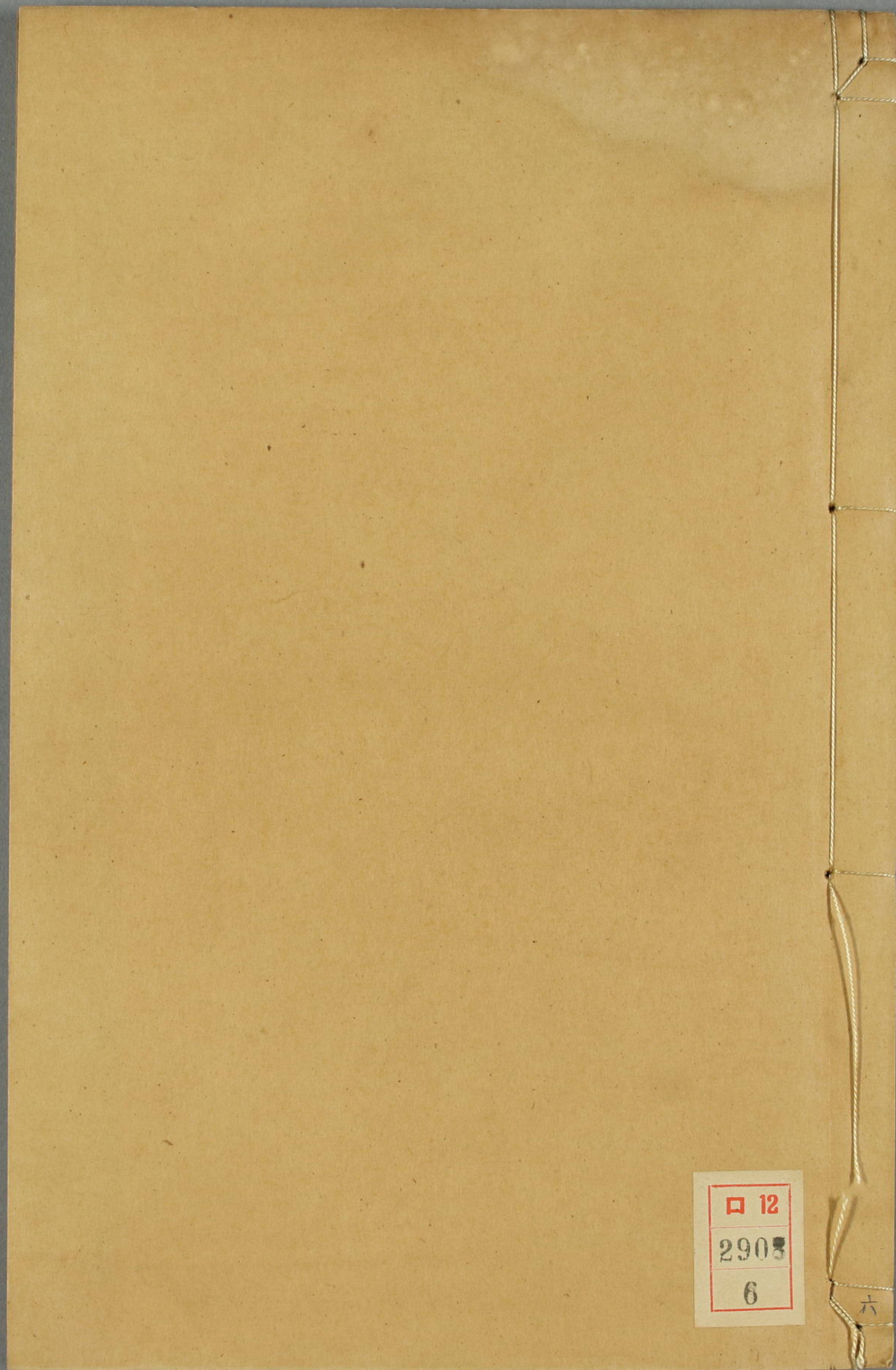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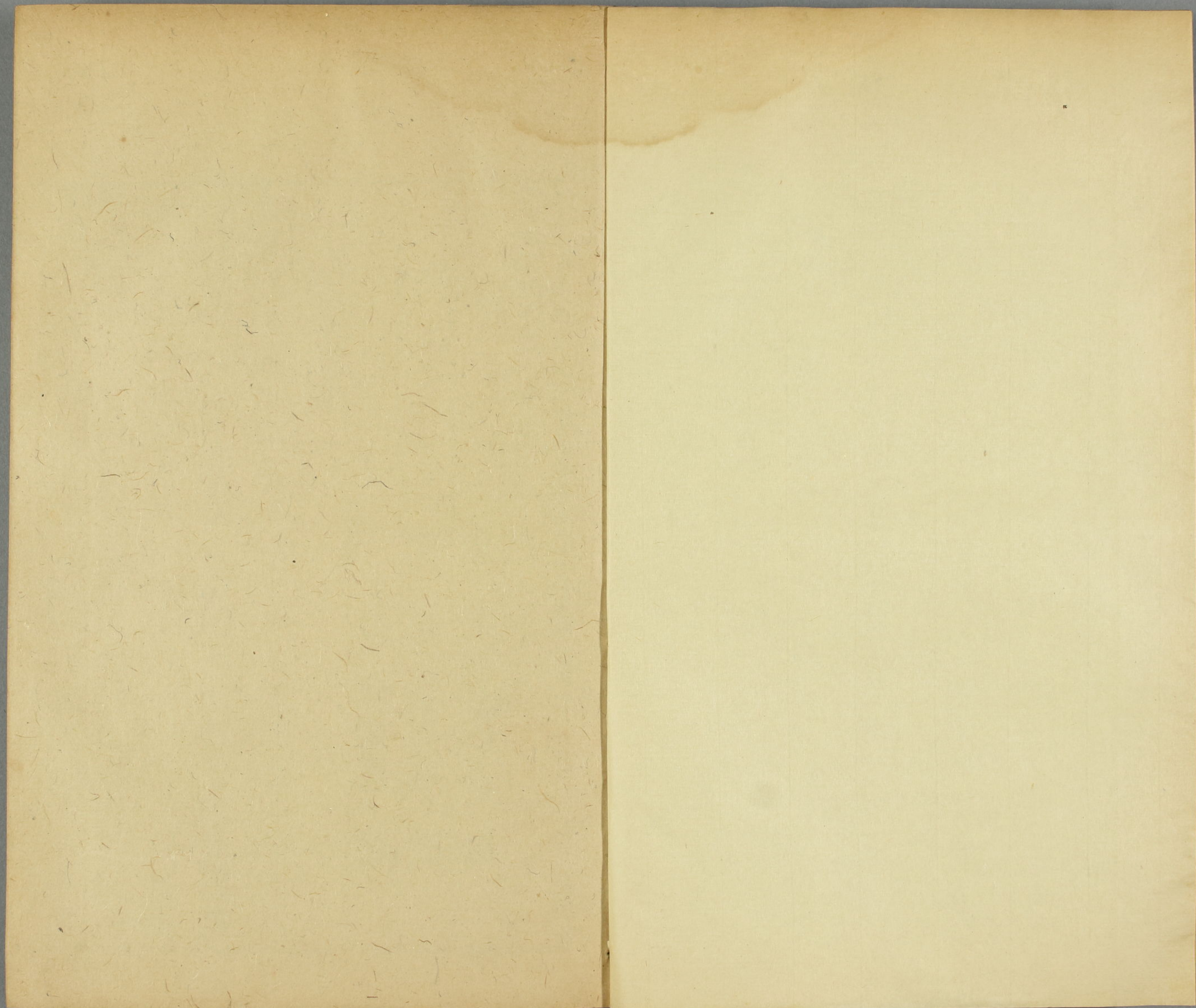




□ 12
2903
6

六





口12
2908
6

禮書卷第三十五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都鄙之制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

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

在畿內者也

以九賦斂財賄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

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

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

以九兩

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

司鄭

農曰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玄謂利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

正月

豐書

卷三十五

一



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
長立其兩設其伍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
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群都謂采邑也司會掌邦之六典
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司裘王大
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大夫則
共麋侯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與群臣射以
之擇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樹之
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
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畷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

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周未聞矣

一易之地家二百畷再易之地家

三百畷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以任地事

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一之立其五溝五涂之界

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

之封域亦如之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

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縣師掌邦國都鄙稍

甸郊里之地域遺人以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掌節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大宗伯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大祝頒祭號于邦國都鄙都宗人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家宗人家謂大夫所食采邑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量人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掌固凡國都之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都鄙用管節以竹爲之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天子之事當君長使知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施於都家者也告其使以告其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惟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主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凡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

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
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外諸侯
嗣也有功封之使之世爵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
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諸侯之大夫
不世爵祿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
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孟子曰天子
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先王之建都鄙以處子弟公卿大夫大者百里其
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疆溝樹之固

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泣事
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
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
田在鄉也鄭武公爲周司徒其詩曰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粢兮鄭氏謂還在采邑之都然列職
於朝常往返乎數百里之遠則是在途之日多而
在朝之日鮮也鄭氏之說其果然乎采邑謂之都
鄙者都以其有邑都也鄙以其在國之鄙也臣之
於君猶月之於日月近日則其明缺遠日則其明
全臣近君則其勢屈遠君則其勢伸故外諸侯世

內諸侯則祿而已外諸侯曰君內諸侯則曰長曰主而已其城制不以宮隅而以門阿其經涂不以環涂而以野涂其鄉不設三而立兩其射侯不射三而射二其守節不以玉而以角其達節不以金而以竹則其邑謂之都鄙宜矣然有社稷臣民其實國也故亦曰縣內之國與內諸侯

都鄙三等之制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畿內之臣其列爵與諸侯異其受地與諸侯同故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然周禮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而士不言命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也以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九命之公侯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其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崇命而祿大異乎內則名有所伸而實有所守也載師士田任近郊之地家邑之田任稍地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畺地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爲可容故任之

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畺。此周采地之別也。鄭氏釋大司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爲夏之采地。周則未聞。釋小司徒又曰。采地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凡四甸。孔穎達謂家邑采地各二十五里。在里內。大都各受百。小都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在五百里內。既曰周之采地未聞。又曰采地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其言不特異於孟子。又自戾也。

夏商采地之制

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又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天子之元士不與。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

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鄭氏曰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以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然則王制言王臣采邑之所視與孟子之說不同其爲夏商之

法固可知矣鄭氏以王制前所言爲商制後所言爲夏制不可考也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祿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等采邑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將恐先王之法不然

鄉遂都鄙三等之地

上地

中地

下地

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均六鄉之土地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遂人辨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禮記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

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孟子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班固曰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然則周禮於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所食者地利也於遂言田萊者地力也都鄙以政爲主故以地事言之鄉以人爲主故以地利言之遂以地爲主故

禮記卷之二十五
以地力言之。司馬之令賦。則欲知其地之厚薄。食之多寡。故亦以地利言之。其實一也。惟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畝。爲異於鄉。與都鄙以鄉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然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孟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者。蓋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蕃。以及中上者。而後慊此富而庶之術也。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春秋

之時。楚薦掩書土田之事。井衍沃牧隰。臯大率二牧。而當一井。則三家受六夫之地。與不易一易再易之法同也。漢趙過教民治田一畝。三畝歲易其處。謂之代田。與一易再易之意同也。觀禹貢之田。上上以至下下。凡九等。薦掩別楚地。自土田以至衍沃。亦九等。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以授子木。而周禮所言上中下地三等而已。蓋總其大致然也。鄭氏謂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如此。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

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或。言。上。中。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遂。人。三。等。之。田。萊。大。司。馬。三。等。之。軍。賦。其。言。上。中。下。地。與。司。徒。三。等。之。地。同。

禮書卷第二十五

終

禮書卷第二十六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尺 十寸之尺
八寸之尺

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扶卽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曆志曰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

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
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
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爲寸則與膚指
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壁之屬用指尺冠
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壁羨以起
度考工記壁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壁徑九寸羨而
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
寸皆爲尺也考工記於按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
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主
制曰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六尺四

寸乃八尺爾此八寸尺之證也

餘見補解同

隋書所載歷

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旣廢後世長短異同
之論遂不一也

步六尺爲步

單穆公曰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之間荀卿曰立視
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丈六尺然則荀卿所
謂六尺者步也單穆公所謂步者六尺也故司馬法
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班固論建步立晦亦祖之以
爲說則古者以六尺爲步明矣王制言古者以周尺
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晦當今東

田百四十六畷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然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其步數與荀卿之說不同蓋各述其所傳然也

畷步百

夫畷百

屋夫三

井屋三

邑井四

丘邑四

甸四丘為甸方八里凡六十

成甸旁加一里為溝洫則為十里之成凡百井

九百夫之地以五百七十六夫出稅餘三百

縣治溝洫

都四甸為縣方十六里旁加為三十里

通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為同同

十成成百井則同一萬井九萬夫之地井田

成之法備於此也

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

終止六十夫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三

為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惟三十家

同終十為同方百里然考工記十里為成百里為同則同十成也司馬法則十成為終十終為同者先儒謂終者據同一畔終頭為言然則十成為終其地也十終為同其畔也

虞書禹曰濬畎澮距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

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

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

謂此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為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此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

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乘甸之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餘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大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百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七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七百八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遂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

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十夫二鄰之田

百夫一鄧之田千夫二鄧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萬夫者方二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匠人爲溝洫通利田間

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耒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

其壟中曰耒耒上曰伐伐之言發也耒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

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

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

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

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二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舊稅綠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綠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
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
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
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
制邦國用商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
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
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
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
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
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
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之言
主潔也周謂之士田鄭司農說以春
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
王制方一里者

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

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
爲方百里者百爲方里萬億畝凡四海之內斷長補
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
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
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
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
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
二寸二分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
之甸治也箋云禹治而丘甸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中田有廬疆
場有瓜是剝是蒞甫田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箋云甫之

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
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
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
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
畝一穀文王有聲曰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匹滅成溝也
溝也方十里曰成滅其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之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
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
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
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
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
地方三十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
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左傳
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

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治之稅不過此

成元

年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

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
書哀十二年用田賦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
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何
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
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
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訪焉左傳又曰楚蔣掩為司馬書土田度

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

牧隰臯井衍沃襄二十五年又曰昔夏后少康在虞思有

田一成有衆一旅公羊曰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

者何履晦而稅也何以書譏始履晦而稅也古者什

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

而頌聲作矣何休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

夫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

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盧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

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

樹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

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

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饒確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

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

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悌官屬里正此庶人

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

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

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

哀十二年用田賦公羊曰譏始用田賦

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

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

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

過什穀梁曰初稅晦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成元年作丘甲公羊曰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甲鎧也穀梁曰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井四邑爲丘丘爲甲也兵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

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用田賦

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共出焉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

財各出此賦言用者非所宜用而用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古者

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商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平孟子曰夏后氏五

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

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鄉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所以別野人也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

更耕之自受其處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農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

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畷春秋譏焉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畷治田勤謹則畷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畷一畝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畊田以二耜爲

耦廣尺深尺曰畊長終畷一畷三畊一夫三百畊而播種於畊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畷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畷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

過以人輓犁過秦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畊少者十三畊以故田多墾闢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畛田首倍之

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畋畋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蓋三屋爲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爲丘丘四百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爲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

禮書卷二十六
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隴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廩。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

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耒旅師有耒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爲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爲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舍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

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如予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已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

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爲掩爲政井衍沃牧隰臯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

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禮書卷第二十六 終

禮書卷第二十七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塵

廬

周禮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皆夫一塵載師以塵里任國中之地又曰宅不毛者有里布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又曰亟其乘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又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五母雞二母彘穀梁曰

禮書

卷二十七

一

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班固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又曰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何休曰一夫一婦受田百晦公田十晦廬舍二晦半凡爲田一頃十二晦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夫一廬者國中之居也載師以廬里任國中之地所謂在邑曰里是也廬者田中之居也所謂廬舍二晦半是也何休范甯趙岐皆云廬二晦半廬舍二晦半而廬亦二晦半則五晦之宅合在野在邑言之耳其在邑則春

出於野詩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同我婦子饁彼南晦是也其在野則冬入於邑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切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是也考之於禮鄉師巡國及野以施惠鄉大夫辨國中之可任舍者鄉士掌國中之獄則六鄉之民莫不廬里於國中矣廬里所以莫居而廬舍特其宿息之地而已觀遺人言十里有廬詩言廬旅莊周言還廬則田之有廬亦若此耳然詩又曰胡取禾三百廬兮楊子曰有田一廬田亦謂之廬者據一夫所受而統言之也

餘夫田

二十
五晦

周禮遂人以疆予任甿

謂疆予者民有餘力上地夫復予之田若餘夫然

一廛田百晦菜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

百晦菜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菜二

百晦餘夫亦如之

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載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

芟詩曰侯疆侯以

箋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任甿孟子曰餘夫二

十五晦班固曰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

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農民戶一人已受

田其家衆男爲餘夫衆亦以口受田如比賈公彥以

先儒之說與孟子不同謂比餘夫是年二十九以下

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晦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

百晦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

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

晦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晦然其子弟之衆或

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詩所謂侯疆

禮所謂以疆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

晦以其家既受田百晦而又以百晦予之則彼力有

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

百晦

菜半之中地二十五晦菜亦二十五晦下地二十五

晦菜五十晦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

謂餘夫亦受百晦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

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

賞田

載師賞田任遠郊之地

廛里場園宅田土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者亦通

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賈公彥曰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受一夫故云半農人遠

郊二十而三司勲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

大烝司勲詔之大功司勲藏其貳掌地之政令

政令謂役

賦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三之一食

鄭司農曰不以

美田爲采邑玄謂賞地之稅三惟加田無國正凡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

賞無常輕重眡功則賞田無多少之限矣凡頒賞地

三之一食則賞田無上中之壤矣賞田任遠郊遠郊

二十而三則賞田非止什一之稅矣鄭氏謂載師自

廛里以至賞田牧田九者通受一夫半農人焉定田

十二萬家以爲九者之地亦有不昉一昉再昉相通

而各受一夫九萬夫爲四萬五千加以六鄉七萬五

千夫爲十二萬夫此特言其大致然也賞田無上中

之壤庸有不易再昉之辨乎古者任地之法常以養

民爲重故臺榭不奪穡地而牧馬必在坰野則賞地

三之一食。其稅二十而三。鄭司農謂不以美田爲采邑。蓋以此也。後世賞賜常重於養民。故春秋之時。或子號公以酒泉。莊二十二年或子濤塗以虎牢。僖四年或賜公孫免餘以六十邑。襄二十七年或賜陳桓子以高唐。昭十年或賜晉以陽樊溫原攢茅。僖二十三年或賜酆班以門之征。文十一年豈先王賞功之意哉。

加田

司勲惟加田無國正。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國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獨加賞之田無正耳。賈公彥曰。加田是加恩厚。又不稅入天子。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圭田是有四種。加田無國正者。無稅入天

子法其民出稅入圭則有之。但加田未知所在。或可與賞田同處。以其仕田近郊。加田在遠郊可知。晉

語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皂隸食職。官宰食加。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先王之於功臣

也以車服。不足以旌之。故有賞田。以賞田又不足以

稱之。故有加田。賞田二十而三。則有國正矣。加田無

國正。則正於鄉者。容有之也。何則。王制論秀士升於

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則秀士升

於司徒者。無鄉征。周官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

致於太子。司馬弗正。凡國征不及。則國子正於太子

者。無國正。又均人言力政。有公旬用之法。則役於鄉

者非公用之也。以此推之。凡有田里者。正於鄉也。又正於國。加田無國。正則正於鄉而已。此所以優功也。

禮書卷第二十七 終

禮書卷第二十八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夏貢 五十畝

商助 七十畝

周徹 百畝

詩云。徹田爲糧。又曰。徹申伯土疆。有若謂魯哀公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主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左傳曰。穀不過藉以豐財也。穀梁曰。古者什一藉而

不稅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
乎什一大貉小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畹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
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詩曰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
助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校數歲
之中以爲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
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之者周人之徹也

周官載師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一十而
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
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勸粟許慎
釋勸爲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

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則同乎商

王制言古者公田藉而不

稅鄭氏以爲商制

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

耕五十畹而以五畹貢商之民耕七十畹而以七
畹助皆什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畹以公田十畹徹
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
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
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

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孔穎達之徒
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
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
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
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
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功未
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公歷商周則田浸
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
彼南山維禹甸之昀昀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

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
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
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
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
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
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
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
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
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
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五溝

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盡力乎溝洫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一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莫水磬折以參伍凡爲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

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主制曰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月令季春命有司修和隄防導達溝瀆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八月宿值畢畢好雨

郊特牲曰祭坊與

水庸事也荀卿曰修隄防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旱使農夫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班固曰后始畊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長終畹二

晦三畊一夫三百畊而播種於畊中亢倉子曰畊欲深以耑晦欲沃以平

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畊則畊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晦三畊一夫三百畊畊從則遂橫畊橫則遂從遂從則溝橫遂橫則溝從由溝以達洫由洫以達澮其橫從如之春秋傳稱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

先王之命者乎蓋天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之所嚮溝涂隨之則南東其畝者亦其大致如此而已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泐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圍而匝焉穎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說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荀卿曰修隄防通溝洫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

蕩水以遂均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之法異也考工記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稍溝者溝末也自溝末言之謂之梢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易坎爲弓輪而河亦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則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陂九澤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水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富河內鄭國鑿涇以注關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番係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渭邵信臣之於南陽馬臻之於鏡湖張閼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芍陂鉗盧李襲稱之於雷陂史臣書之以爲異績此特名生於不足耳

五涂

遂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鄭氏曰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其說蓋以匠人之制推之也匠人王城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由是差之諸

侯環涂五軌野涂三軌都之環涂野涂皆三軌則
遂人路容三軌通容二軌以至徑容牛馬理或然
也匠人曰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
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殺三分
去一大防外殺蓋溝成則涂立涂立則防立遂溝
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是也徑畛
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五涂是也然涂
不特如此而已亦謂之旅記曰旅樹是也亦謂之
行詩曰微行是也爾雅曰宮中街謂之壺廟中路
謂之唐堂途謂之陳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

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
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
達蓋涂莫小於徑莫大於路莫枝於達書言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以作好之利
小作惡之害大故也兔置之詩言在彼中達在彼
中林以中達之德顯中林之德晦故也量人掌天
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國語司空視涂蓋藏其數
欲知所達之遠近視之欲察其涂之修否

禮書

卷二十一

